

《论语》诂解五则

杨新勋

摘要:虽然《论语》注本众多,但至今仍有些地方无确解。本文选取《论语》的“退而省其私,亦足以发”、“视其所以”、“绘事后素”、“粪土之墙不可朽也”和“则不复也”五处,在前贤的基础上,作较深入的探讨、分析,给出了词义和句义的新的诂解。

关键词:省;视其所以;粪土;绘事后素

中图分类号: H131

文献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1009-1017(2011)05-0072-03

自汉代以来,历代都有许多学者为《论语》作注,注本之多,用汗牛充栋来形容并不为过,这为后人的阅读提供了便利。但是,《论语》中仍有些地方难有确解,这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今天人们对《论语》的认识。笔者近年讲授《论语》,也时常为其中的疑难所困扰,遂对其中五处地方加以考订,撰成此文,敬祈请读者方家是正。

“退而省其私,亦足以发”

《论语·为政》:“子曰:‘吾与回言终日,不违,如愚。退而省其私,亦足以发,回也不愚。’”

孔安国注:“察其退还与二三子说释道义,发明大体,知其不愚也。”^①后人及今人多从此说,只是朱熹以燕居独处解“私”与刘宝楠以燕私、居学解“私”略异。余于此未安:疑“省”当反省、省悟之省。《论语》中“省”字凡4见,其它3处皆主体自省之意,若此处作察看解,则必需调换“退”、“省”位置,而且还要在“退”前添加主语(即孔子察颜回退后行为,孔安国将“其”由“私”前提至“退”前正为此故)方可,否则不合语序、语法。若“省”为孔子自省,则“退”为孔子“退还”,主语一贯^②,

“省”后顺承指代颜回的“其”字,文从字顺,了无挂碍,远较孔安国之说意惬。“发”亦应为孔子之“发”,孔子因自省弟子颜回之行处,而得认识有所突破之“发”。《论语》中“发”凡3见,它2见“不愤不启,不悱不发”、“发愤忘食”正此“发”意。《说文》:“发,射发也。从弓,殳声。”“发”本指发射箭矢,由此引申为开启、发端、发布、揭露,“阐明”之发相对较后起。孔子此“发”正“起予”之意,亦孔子“三人行,必有我师”、“发愤忘食,乐以忘忧,不知老之将至”之印。孔子于弟子言行多能究质反思^③,见颜回“于吾言无所不说”而有“如愚”之感,然颜回“语之而不惰”,其行处实醇正多能且一以贯之,这反而使孔子认识上有所突破,故而有“亦足以发,回也不愚”之叹,此正孔子自叹“以貌取人,失之子羽”之比。以此解“发”文理妥当,自不俟“大体”之增。

“视其所以”

《论语·为政》:“子曰:‘视其所以,观其所由,察其所安。人焉廋哉?人焉廋哉?’”

此句争议在“视其所以”。孔安国注:“以,用也。言视其所行用也。”后皇侃衍此,云:“当先视其即日所行用之事也。”^④此解“所以”几同“所由”,于意重复。有鉴于此,邢昺虽亦以“用”解“以”,但却云:“言视其所以行用。”邢疏多一“以”字,意思转向原因、动机的揭示,与“所由”区分开来。朱熹则看到“视”、“观”、“察”有递进之次,

①《十三经注疏·论语注疏》,中华书局1980年,第6页。

②《论语》中除此和《子游》“子夏之门人小子,当洒扫应对进退”外,“退”字前多有主语,施事明确。《孝经》“君子之事上也,进思尽忠,退思补过,将顺其美,匡救其德,故上下能相亲也”与此相似,历来无异说,可见孔安国于此确有歧出之解。

收稿日期:2011-03-08

作者简介:杨新勋(1971—),山东惠民县人,文学博士,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,主要研究中国古代经学和文献学。

③邢昺疏:“凡师资问答以相发起,若与子夏论《诗》,子曰‘起予者商也’,如此是有益于己也。”《十三经注疏·论语注疏》第42页。

④皇侃《论语义疏》,北京大学2005年《儒藏》版,第25页。

于意加详，遂将“所以”别解：“以，为也。为善者为君子，为恶者为小人。”^①即注重察看此人为和为人，由此而将“所由”解为“由，从也。事虽为善，而意之所从来者有未善焉，则亦不得为君子矣”，即事情的原因和动机，对二句意序的理解恰与邢疏相反。刘宝楠同意孔安国、皇侃之解，并据《大戴礼记·文王官人》“考其所为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，此之谓视中也”以“为”释“以”，字训反同朱熹。然戴震、孔广森均指出《大戴礼记》此处“察其所安”系因《论语》而衍，又“考”不同于“视”，故不能简单将二者并列。今人杨伯峻以“与”解“以”，“所以”即“所结交的朋友”^②，意殊新，却忽略“视”、“观”、“察”浅深之序，疑未是。窃以为朱熹有见“视”、“观”、“察”递进之次，甚是^③。进阶之序，必在一事情之前中后、一系列相关事情或者一可进展体系之内，即“所以”、“所由”、“所安”必有前后相因或相承关系，这样才合乎思维和言语逻辑，而不可能是并列平行或互不相关的事情。余疑“所以”、“所由”、“所安”似针对同一（或说每一）事件，“所以”指事先考虑，“所由”指事中遵循，“所安”指事后感受和表现，其中既包含有动机认识，也包含有行为和后果的考察。可见，孔子综合、全面地考察、考虑后再来认识人、评价人^④，故而有“人焉廋哉”之叹。当然，从孔子“视”、“观”、“察”之序来看，孔子明显更看重做事和事后表现，而此正“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骄且吝，其余不足观也已”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之意。

“绘事后素”

《论语·八佾》：“子夏问曰：‘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绚兮。何谓也？’子曰：‘绘事后素。’曰：‘礼后乎？’子曰：‘起予者商也！始可与言《诗》已矣。’”

其中“绘事后素”主要有两种解释，一以郑玄为代表，“凡绘画，先布众色，然后以素分布其间，

以成其文”^⑤，一以朱熹为代表，“绘事，绘画之事也。后素，后于素也。……谓先以粉地为质，而后施五采”^⑥，词训略有不同，而“绘事”和“素”的次序却恰好相反。要弄清“绘事后素”，需联系《周礼·考工记·画绩》“凡画绩之事，后素功”语来理解，邢昺已看到了这一点。《说文》：“素，白致缁也，从糸𦘒（垂），取其泽也。”段玉裁注：“缁之白而细者也……郑注《杂记》曰‘素生帛也’，然则，生帛曰素，对涑缁曰练而言，以其色白也，故为凡白之偶，以白受采也，故凡物之质曰素。”^⑦又刘熙《释名·释采帛》：“素，朴素也。已织则供用，不复加巧饰也。又物不加饰皆自谓之素，此色然也。”“素”本义是生帛，即未经漂煮加工和上色的丝织品，《古诗·为焦仲卿妻作》“十三能织素”正用此意。“素功”即作素的工作^⑧。可见，郑、朱解“素”均未是。《说文》：“后，迟也。从彳幺父者，后也”，“彳，小步也，象人胫三属相连也”，“父，行迟曳父父，象人两胫有所躐也”，“幺”为“系”的初文，此处为系的意思，示人胫有所羁绊。可见，“后”是会意字，本义指行走迟缓、落后，动词，由此引申为时间落后或次序排后，恰与此处“绘事后素”和“礼后”相合^⑨。《说文》：“绘，会五采绣也。”既包含刺绣，也包括彩绘，重在使用色彩的丰富。可见，“绘事后素”字面指多彩绘绣的事情落后于素之织成，即在生帛织成之后再设色绘绣，此亦“素以为绚”之意。“绘事后素”的前后次第在形式上类似于孔子先庶富后教之顺序，一是先有物质基础然后进行艺术加工，一是先有物质满足然后进行精神教化，故而被孔子用来设喻。子夏问《诗经》“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绚兮”意在明了其中寄寓的社会道理，孔子用“绘事后素”作了一个形象的说明，以此来启发子夏，子夏立马悟到“礼后”，孔子对子夏伶俐反应表示赞叹，遂有“起予”之喟。

“粪土之墙不可朽也”

⑤ 《十三经注疏·论语注疏》第10页。

⑥ 《四书章句集注·论语集注》第63页。

⑦ 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第十三篇上，中华书局1998年版。

⑧ 《小尔雅》：“功，事也。”《六书故·人九》：“功，沾红切，庸也。若所谓康功、田功、土功，凡力役之所施是也。功力既施，厥有成绩，因谓之功。《周礼》曰‘王功曰勋，国功曰功，民功曰庸，事功曰劳，治功曰力，战功曰多’。”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：“上入执宫功。”

⑨ “后”此义项前后连接两个事物时，表义上远不如“后”前只有一个事物清晰，这是“后”此义项的一个明显不足：这和“败”后连接宾语有点类似，而词义淆乱更甚。为此，人们在“后”后用介词“于”引进比较对象，孰先孰后的词义表述十分明确，从而使“后”的上述用法退出了历史。



① 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·论语集注》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，第56页。

② 杨伯峻《论语译注》，中华书局2002年版，第16页。此解盖据《史记·魏世家》“居视其所亲，富视其所与，达视其所举，穷视其所不为，贫视其所不取”为说。

③ 杨按：从《论语·学而》“子曰：‘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’”、《雍也》“子曰：‘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’”等语来看，孔子对进深之序多能擅用。

④ 杨按：从《论语·学而》“子曰：‘父在观其志，父没观其行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’”、《公冶长》“子曰：‘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’”等语来看，孔子确有全面系统的思维和评价方式。

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：“宰予昼寝。子曰：‘朽木不可雕也，粪土之墙不可朽也。于予与何诛？’”

“粪土”古本无说。皇侃《义疏》云：“若慢于粪土之墙，则颓坏不平，故云‘不可朽也’。”^①邢昺《注疏》承此云：“粪土之墙易为圯坏，不可朽慢、涂垠以成华美。”虽均已指出“粪土之墙”易塌坏，不坚牢，但并没有直接解释“粪土”二字，留下空白，难以令人解颐。清人胡绍勋《四书拾义》以“秽土”解“粪土”，被刘宝楠载入《论语正义》以后，多有从者^②。但胡说似是而非，其墙“历久不免生秽”之说新奇而不合理。今试为论解。《说文》：“粪，弃除也，从升，推糞采也。宫溥说似米而非米者，矢字。”“粪”字甲骨文作、，“粪”之“米”字非“矢”字，实表微尘之“小”字，其字正作一手持箕，一手把帚以扫尘，会意，动词。段玉裁注：“古谓除秽曰粪，今人直谓秽曰粪，此古义今义之别也。”^③《广雅》：“粪，除也。”王念孙《疏证》：“粪，犹拂也，语之转耳。”^④《说文》于此之“弃”同“𡗗”，亦扫除义。王念孙《疏证》引《礼记·少仪》“泛埽曰埽，埽席前曰拚”，云“粪、𡗗、拚并通”，段玉裁于《说文》“𡗗，扫除也。从土，弁声，读若粪”注“𡗗字^⑤，《曲礼》作粪”，杨树达《积微居小学述林·〈说文〉读若探原二》：“许君知𡗗为扫除义之本字，经传既借粪为𡗗，则二字音必同，故云‘𡗗，读若粪’也。但埽除、弃除义同无异，疑𡗗、粪本一字，而许君误分为二也。”“粪”作扫除之义在上古文献中常见，如《左传·昭公三年》：“小人粪除先人之敝庐。”《周礼·夏官·隶仆》：“掌五寝之扫除粪洒之事。”《礼记·曲礼上》：“凡为长者粪之礼，必加帚于箕上。”可见，“粪”在先秦本用作动词，指扫除。将“粪”理解为粪便的“矢”字盖较后起。“粪土”即扫除之土，也就是“尘土”、“落土”。“粪土”一词先秦也习见，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均出现过，如《左传·鲁僖公二十八年》荣黄谏楚子玉“死而利国，犹或为之，况琼玉乎？是粪土也。而可以济师，将何爱焉”^⑥，《战国策·秦

策》吕不韦说秦质异人语“一日倍约，身为粪土”，并无肮脏或贬义，主要指没有价值或失去意义，亦应同“落土”。“粪土之墙”恰与“朽木”相对为文。古人之墙本筑土而成，尽管“绳缩”、“杵桷”，年久失修，受到风化，自然要落土^⑦，正如再好的木材时间久了也要朽烂一样，均已不坚固结实而无法施工、价值锐减，故而“不可朽”、“不可雕”。可见，古人说的“粪土”还不能直接理解为今天表示便溺肥料的“粪土”，并没有太大的贬责甚至嘲讽之意。孔子此语重在说明这样一个道理：时光苦短，韶华易逝，转瞬即成“朽木”、“粪土之墙”^⑧，孔子汲汲一生，叹逝川上，而宰予却不懂得珍惜而昼寝，以致孔子有“于予与何诛”之叹。可见，孔子语中还是委婉地责备了宰予，只是不能理解为宋儒所说的那样“深责之”了。

“则不复也”

《论语·述而》：“子曰：‘不愤不启，不悱不发。举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则不复也。’”

郑玄《论语注》以“则不复重教之”释“则不复也”^⑨，后皇侃、邢昺、程颐、朱熹等均承此说，清人刘宝楠及今人程树德、钱穆、杨伯峻亦同此说，此说几为定论。然此说实与孔子“诲人不倦”思想轩輊。朱熹似已有见于此，但又强为之说：“复，再告也。上章已言圣人‘诲人不倦’之意，因并记此，欲学者勉于用力，以为受教之地也。”^⑩朱熹之说似是而非。一者，孔门弟子如云，孔子有教无类，诲人不倦，而不会因弟子资质或学意而增减施教热情，如子羔愚、曾参鲁、樊迟爱农、宰予昼寝均不见弃，对声称“力不足”之冉求亦只明言其“画”，对互乡童子与其进不保其往。二者，孔子病无能，责于己、求诸己，“躬自厚而薄责于人”，并不求备于人。三者孔子一生重为学、教学，更重劝学，循循善诱，怎能偶因一举而“不复重教”？四者，从此处行文来看，“不愤不启”，“不悱不发”均是谈启发式教学方法，“愤”、“悱”指受者状态，“启”、“发”指施者措施，此二句意在突出“启”、“发”实施当口的

（下转第46页）

① 《论语义疏》第76页。

② 杨伯峻《论语译注》第45页：“粪土似的墙壁粉刷不得。”黄怀信《论语新校释》（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）第102页：“污秽肮脏之墙。”

③ 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第四下。

④ 王念孙《广雅疏证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，第97页。

⑤ “𡗗”、“𡗗”异体字。

⑥ 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（中华书局1981年版）第467页：“《论语·公冶长》‘粪土之墙，不可朽也’，则粪土为古

人恒语，犹朽土也。《博物志》谓土之三尺以上为粪，以下为地，盖臆说。”

⑦ 张诒三《“游必有方”和“粪土之墙”正解》（《中国文化研究》2007年第2期）认为“粪”即“弃除”，“粪土之墙”为“剥落泥土之墙”。张未解“弃除”，其“剥落泥土之墙”出于自然拟或人为未确，略嫌未洽。

⑧ 《论语注疏》于此云：“此二者以喻人之学道，当轻尺璧而重寸阴。”似有见于此。

⑨ 《十三经注疏·论语注疏》第26页。

⑩ 《四书章句集注·论语集注》第95页。

员各二人，司乐、司膳各四人，则合计四十八人，与后文所记六尚十人，司二十八人，合计三十八人不符，疑误。《北史》卷13《后妃列传》中华本校勘记[三]亦指出“此段叙各司员数与总数不合，疑有讹误。”其所言为是。此处前后记载的六尚二十四司的员数确实存在矛盾之处。书称“六尚二十二司，员各二人，唯司乐、司膳员各四人。”则六尚员数应为十二人，而下文记十人，不符。据《唐六典》卷12《内官宫官内侍省》宫官条下注记“炀帝改置六尚局，……六尚十二人。”则《隋书》脱漏“二”字，应据补。又司二十八人，若以二十二司各二人，司乐、司膳员各四人算，则总计五十二人，亦非其数，或疑受下文典、掌二十八人数影响之误。此外，“女使”，《北史》卷13《后妃列传》作“女史”，《唐六典》卷第12《内官宫官内侍省》宫官条注亦作“女史”。按女史是自周代沿用的女官名，《周礼·天官冢宰下·女史》记：“女史，掌王后之礼职，掌内治之二。”则此处应以“女史”为是。又“多者十人以下”语句不通，意义不明，《唐六典》卷第12《内官宫官内侍省》宫官条注作“量事而置，多者十人。皇朝内职多依隋制。”意员数以十人为限，以下不定。则依其意，逗号应在“十人”之后，即“多者十人，已下无定员数。”

17、《隋书》卷37《李雅传》，页1119，记李雅“拜开府仪同三司，领左右军。”左、右军之制乃西周时设，时置左、中、右军，其统帅则简称左军、

中军、右军，北周改制，亦沿其制。如《周书》卷17《若千惠传》：“及战，惠为右军，与中军大破之，逐北数里，虏其步卒。齐神武兵乃萃于左军，军将赵贵等与战不利，诸军因之并退。”可见，左军与右军为独立军队，左右之间应以顿号隔开。

18、《隋书》卷37《梁睿传》，页1126，梁睿疏中曰：“自卢、戎已来，军粮须给，过此即于蛮夷征税，以供兵马。”卢、戎应皆指州名。戎州在今四川宜宾市，但查北周并无“卢州”之设，此“卢”显然有误。明谢肇淛《滇略》卷8所载疏文作“泸”，泸为北周州名，治所在今四川泸州市。其地理位置亦与文意相符。知“卢”应为“泸”之讹，应据改。

19、《隋书》卷40《宇文忻传》，页1165，记宇文忻祖父名“莫豆于”据《周书》卷19《宇文贵传》、《北史》卷60《宇文贵传》、《册府元龟》卷772《总录部·志节》均作“干”。于当误，应据改。

20、《隋书》卷84《库莫奚传》，页1881，云库莫奚“为慕容氏所破，遗落者窜匿松、漠之间。”按，松漠常联称，《魏书》卷2《太祖纪二》记拓跋珪于登国二年十二月，“巡松漠，还幸牛川。”《魏书》卷100《契丹传》亦记契丹与库莫奚“俱窜于松漠之间”，因此，松漠之间不应有顿号。松漠应为地名，在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一带，南至河北围场县以北，东至内蒙古扎鲁特旗界。同卷《契丹传》中“松漠”亦应同此改。

（责任编辑：陈剑）

（上接第74页）

准确把握；但“举一隅不以三隅反”却并非受者状态，而是施者行为和这一行为引起的受者反应，说的是此一措施实不成功，因此要否定，“则不复也”。窃以为“不愤不启，不悱不发”与“举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则不复也”正相对照，一正言，一反说：正言，通过循循善诱，受者达到“愤”、“悱”状态时，施者适时把握时机进行“启”、“发”，若受者未达到“愤”、“悱”状态则施者就不要“启”、“发”；反说，若受者未达到“愤”、“悱”状态而施者行“举一隅”

之教，受者懵懵不能一贯而“三隅反”，此正孔子“不可与言而与之言，失言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之意，故而“不复”，即不要再重复草率的“一隅”之举，以防流弊生衍，此正“责诸己”之意。可见，郑玄“则不复重教之”之说属增“教”字为训，而增此“教”字一则大为扩大了施者“不复”的领域，二则改变了孔子为教初衷，有了贬抑、求备于受者之意。

（责任编辑：石磊）